

苗语川黔滇方言数词“十”及其变体研究

陈 龙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要:语音的不规则现象是观察语言演变的重要窗口,描写和解释这些例外的事实,是了解语言历史、归纳语言演变规律的重要途径。苗语川黔滇方言数词“十”,有三种音节形式,但是在构成数词时,三种语音形式在语用中呈现互补。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方言和语用事实,提出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音变的一种解释。

关键词:苗语;数词构词;语言变体;分化与合并

中图分类号:H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18)01-0052-04

The Numeral “Ten” and Its Variants in Hmong Chuan Qian Dian Dialect

CHEN Long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irregular phonetics i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observe language evolution.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ose exceptio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know language history and summarize the law for language evolution. The numeral “ten” of Hmong Chuan Qian Dian dialect includes three syllable forms, but the three phonetic forms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form the numerals. In this pape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 applied, togeth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 and pragmatic facts to account for this phonetic change.

Keywords: Hmong; Numerals; Variant; Integration

罗兴贵、杨亚东编著的《现代苗语概论》(川黔滇方言)提到:“在苗语数词中,‘二十’并不是 aob + joutf, 而是另外的一个表达方式,即 nenlng-outf。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陈其光先生《苗瑶语数词》分析了苗瑶语数词的结构和功能,提及“十”有三种音节形式,单说是 kəu³¹³,系数词前是 kəu³¹,在系数词后是 kəu³¹³或 tɕou¹³。^[2]学者们对数词的这一现象还没提出更多的描写和解释。

苗语有三大方言,湘西方言以腊乙坪苗语为标准音点,黔东南方言以养蒿苗语为标准音点,川黔

滇方言以大南山苗语为标准音点。川黔滇方言有八个次方言,数词“十”在多数次方言的构词形式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如叙永木格倒苗语中,“十”kəu²⁴到“十九”kəu¹³ tɕa³¹的读音都是 kəu¹³,“二十”nen³¹ ŋkəu¹³到“二十九”nen³¹ ŋkəu¹³ tɕa³¹的读音都是 ŋkəu¹³,“三十”pi⁵³ tɕəu¹³以后到“九十九”tɕa³¹ tɕəu¹³ tɕa³¹的读音形式为“tɕəu¹³”,这种规则一直延续到百位以后的计数中。本文根据前人的调查材料和新近的语言调查事实,探讨苗语川黔滇方言数词“十”的分布及其变体产生的原因^①。

收稿日期:2017-11-03

作者简介:陈 龙(1985-),男,四川叙永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

①本文引用的文献材料有陈其光先生的《苗瑶语文》和日本田口善久的《罗泊河苗语词汇集》。口语语料来源有川黔滇次方言叙永苗语(本人调查)、惠水次方言甲定苗语(王艳红提供)、麻山次方言紫云苗语(吴秀菊提供)、滇东北次方言石门坎苗语(张晓艳提供)、贵阳次方言安顺苗语(朱莎提供)、重安江次方言枫香苗语(本人调查)、黔东南方言养蒿苗语(本人调查)、湘西方言矮寨苗语(余金枝提供)。其中举例使用叙永苗语时不作特殊应用标记,其他文献材料随文标引注出。

一、苗语数词“十”的基本形式

语言的演化,可以产生不同的亲属语言,亲属语言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但是,在这些关系并不均的亲属语言中,有些条目的对应性十分明显。苗语数词“十九”以下数词“十”,在苗语三大方言都是一一对应的,对应情况见表1。

表1

方言数词	川黔滇方言	黔东南方言	湘西方言
十	kəu ²⁴	tɕu ³¹	ku ²²
十一	~ i ³³	~ ʔi ³³	~ a ⁴⁴
十二	~ au ³³	~ ʔo ³³	u ¹³
十三	~ pe ³³	~ pi ³³	~ pu ⁵³
十四	~ pləu ³³	~ ʔo ³³	~ pzei ⁵³
十五	~ t ʂu ³³	~ tsa ³³	~ pza ⁵³
十六	~ t ʂəu ⁵⁵	~ ʔu ⁴⁴	~ ʔo ³⁵
十七	~ ʂəŋ ⁵⁵	~ ʂəŋ ¹³	~ tɕəŋ ³³
十八	~ ʂi ²⁴	~ ʂa ³¹	~ ʂi ³³
十九	~ tɕa ³¹	~ tɕə ⁵⁵	~ tɕu ²¹

苗语三大方言数词“十”的基本形式,在单说或者“十九”及以下的数位词中,都能一一对应,但是,“二十”以后,湘西方言和黔东南方言保留同样的语音形式,而川黔滇方言则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二、苗语的数词“二十”

苗语“二十”在川黔滇方言中,有两种构词形式:一种是基数词“二”和“十”构成,如;石板寨 ʔu³¹ zo³³;另一种是“二”的非基本形式和“十”构成,如叙永苗语数词“二十” nən²¹ ŋkəu¹³。但是,无论何种构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产生音变。讨论此现象前,需观察这些数词“二”、“十”、“二十”,在苗语川黔滇方言中对应情况^[3],见表2。

表2

数词方言	二	十	二十
罗泊河苗语东部方言	ʔu ³¹	ʂo ³¹	ʔu ³¹ zo ³³
罗泊河苗语西部方言	ʔu ³¹	ʂo ³¹	ʔu ³¹ zo ³¹
川黔滇苗语川黔滇方言	ʔau ⁴³	kou ²⁴	nen ²¹ ŋkou ²⁴
川黔滇苗语黔中方言	ʔa ²⁴	k ^h ə ⁵⁵	na ⁻³¹ ŋkə ²¹
川黔滇苗语黔南方言	ʔə ³²	ku ²¹	na ⁵³ ŋku ²¹
滇东北次方言石门坎	ʔa ⁵⁵	g ^h au ³¹	ŋfi ³¹ ngfi ³¹

在表中,苗语罗泊河苗语东部方言中的石板寨、高寨苗语数词“二十”出现了腭化演变,由

ʂo³¹变成了 zo³³,日本田口善久记录的是 wo⁴²变成了 jo⁴²,只是记音符号的差别。其他次方言的构词形式也出现了变化,表现为第二个音节出现了鼻冠音。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川黔滇方言,湘西方言和黔东南方言则使用同一个形式,见表3。

表3

数词方言	二	十	二十
湘西方言腊乙坪	ʔu ³⁵	ku ²²	ʔu ³⁵ ku ²²
湘西方言小章	ʔu ⁵³	gu ³⁵	ʔu ⁵³ gu ³⁵
黔东南方言养蒿	ʔo ³³	tɕu ³¹	ʔo ³³ tɕu ³¹
黔东南方言菜地湾	ʔou ²⁴	tɕeu ¹³	ŋəu ⁵³ tɕeu ¹³
黔东南方言尧告	ʔu ¹³	tɕu ²⁴	ŋam ²² tɕu ²⁴
黔东南方言河坝	ʔə ⁴⁴	tɕu ⁵³	ʔo ³³ tɕu ⁵³

苗语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都是语言发展的结果。从构词的形式来看,苗语川黔滇方言数词“二十”,在罗泊河方言中发生了腭化,而其他川黔滇方言中,因为前置音节的影响产生了鼻冠音。

大南山苗语“au”音节是川黔滇苗语数词“二”的固有词表现形式,但是今读“二十”没有用 ʔau⁴³(木格倒 au⁵³),而用的是 nen²¹,苗语表示数词“二十”,有用“双”代替“二”的事实存在,“双”表示“二”的同等意义,在其他语言都有,如汉语的“双亲”、“双方”,英语的 double、both 等。那么苗语用 nen²¹ ŋkou²⁴的 nen²¹来自于 ŋkai¹³(木格倒 ŋai¹³),“双”在苗语方言中的对应,见表4。

表4

例词苗瑶方言	双
罗泊河苗语东部方言石板寨	ŋgo ³³
川黔滇苗语川黔滇方言大南山话	ŋkeu ²⁴
川黔滇苗语滇东北方言石门坎话	ŋdzhey
湘西苗语西部方言腊乙坪话	ŋoŋ ²²
湘西苗语东部方言小章话	ŋa ³⁵
黔东南苗语北部方言养蒿话	nju ²¹

从上表可以看出,苗语的“双”在诸方言中,全部保留了鼻音特征,湘西方言和黔东南方言丢失塞音特征,塞音的弱化在叙永木格倒苗话中也存在,木格倒苗语中有表示双、对的 ŋkai¹³的塞音已经很弱,听觉上接近 ŋai¹³。

从苗语川黔滇方言数词“二十”的对应情况来看,两个音节都互相影响,并固定下来,结果是“双”的声母向前推移,而“十”的音节则出现鼻冠音。在语流中, nən³¹ ŋkəu¹³中的前一个音节是鼻韵尾,后一个音节的受到同化的作用,因此,这个

鼻冠音是来自于前一个音节鼻韵尾,是语流音变的常见类型。这种音节中鼻音的成分具有动态性分布性,杨波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在其硕士论文摘要里提到:“鼻冠音缺乏独立性,声母的性质只由其中的闭塞音决定,鼻冠音不起作用,闭塞音是鼻冠闭塞音声母的主要成分”;“在‘开音节+鼻冠音音节’的结构中,鼻音和前一个音节的元音结合紧密,形成新的音节构成体例。”^[4]

数词“二十”的苗语方言对应的事实表明,出现鼻冠音的形式在苗语川黔滇方言,是有条件的,原因是数词“二”或“双”音节对整个结构的影响。

但是在木格倒苗语中,ηkəu¹³的鼻冠音成分在口语中越来越弱,说明 nən³¹ηkəu¹³中间这种鼻冠音特点只是某语音的临时动态。

三、苗语的数词变体“三十”

苗语的数词“十”的两种变体。已知表示“二十”的时候它读音为 nən³¹ηkəu¹³,鼻冠音来自于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叙永木格倒苗语的位数词“三十”pie³³tɕəu¹³及其以上的数词类型,其变体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看苗语方言中的使用情况,见表5。

表5

方言数词	川黔滇次方言	贵阳次方言	滇东北次方言	惠水次方言	麻山次方言
十	kəu ²⁴	kəu ⁴⁵	ɣfiəu ³¹	khə ⁵⁵	ku ²¹
三十	pi ³¹ tɕəu ¹³	pjɛ ⁴⁵ kəu ⁴⁵	tsɿ ⁵⁴ dzɣfiəu ¹¹	pæ ²⁴ tɕə ⁵⁵	pæ ³² tɕu ²¹
四十	pləu ³³ tɕəu ¹³	pləu ⁴⁵ kəu ⁴⁵	tɿəu ⁵⁴ dzɣfiəu ¹¹	plə ²⁴ tɕə ⁵⁵	pɿə ³² tɕu ²¹
五十	tɣu ⁵³ tɕəu ¹³	ptsɿ ⁴⁵ kəu ⁴⁵	pu ⁵⁴ dzɣfiəu ¹¹	plə ²⁴ tɕə ⁵⁵	pji ³² tɕu ²¹
六十	tɣəu ⁵⁵ tɕəu ¹³	təu ²⁴ kəu ⁴⁵	tɿəu ³³ dzɣfiəu ³¹	tɣə ²² tɕə ⁵⁵	su ⁴⁵ tɕu ²¹
七十	ɕaŋ ⁵⁵ tɕəu ¹³	ɕaŋ ²⁴ kəu ⁵⁵	ɕiəu ³³ dzɣfiəu ³¹	saŋ ²² tɕə ⁵⁵	tɕhə ¹³ tɕu ²¹
八十	zi ³³ tɕəu ¹³	zi ⁴³ kəu ⁴⁵	zfi ³¹ dzɣfiəu ³¹	ja ⁵⁵ tɕə ⁵⁵	zi ¹¹ tɕu ²¹
九十	tɕə ³¹ tɕəu ¹³	tɕə ³¹ kəu ⁴⁵	dzɣfiə ³⁵ dzɣfiəu ¹¹	tɕu ⁵⁵ tɕə ⁵⁵	tɕə ⁵³ tɕu ²¹

表中表示“三十”及以上的数词,“十”的从舌根音变成了舌面音。根据口语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对比其他语言的情况,首先可以排除借词的可能性,其次,根据构词中音节的特点,可以否定前置音节的影响作用。因此,这种形式的产生,是来源的不同,这个来源与苗语黔东南方言关联最大。

1. 民族迁徙与融合

《战国策·魏策》记载吴起对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武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苗族的迁徙大致方向是以两湖为中心,向西或西南迁徙。元明和清时期,因为多种原因,苗族发生大规模、大距离的迁徙,其中贵州分布最广,其次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海

南等已有大量苗族分布。从历史分布来看,苗族的迁徙有两大路径:(1)湖南—(广西)—(贵州)—云南;(2)湖广—(长江)—恩施—四川—(云南)^[5]。根据文献的记载和民族的分布状况,可推云南境内的苗瑶族,迁入时间不会太早^[6]。

根据文献记载和苗、瑶民族在云南的分布情况,迁徙或者民族交融,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得到了体现。规模最大的黔东南方言,对周围民族的语言尤其是川黔滇方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苗语川黔滇方言中的“十”tɕəu¹³来自黔东南方言有历史的支撑。黔东南方言分化出舌面音较川黔滇次方言早,两者存在着舌面音与舌根音的对立,见表6。

表6

方言汉义	川黔滇叙永	川黔滇文山	滇东北石门坎	惠水甲定	麻山紫云	黔东南养蒿
芽儿	kəu ³¹	kau ³³	kau ³³	ja ³¹	neɪ ¹³	qa ³³ tɕhaŋ ³³
减	k ^h ai ⁴⁴	khəu ³³	NGfɿ ¹¹ lfey ³¹	se ²²	so ⁴⁴	ɕu ¹³
锯子	kai ⁴⁴	kəu ⁴⁴	ɣau ⁵⁴	kə ⁴³	tsuo ³² kə ³³	ɿaŋ ³³ tɕi ⁴⁴
捡	k ^h ai ⁴⁴	khəu ³³	tɕhiey ¹¹	khə ⁴³	khə ¹³	tɕa ¹³
教	q ^h Λ ⁵⁵	qhie ⁴⁴	qha ⁵⁴	tɕo ²⁴	ha ²²	tɕo ³³
痒	k ^h əu ³³	khau ³³	khau ¹¹ khau ¹¹	tə ¹³ khə ⁴³	khu ¹³	tɕhu ⁴⁴ tɕha ⁴⁴

黔东方言的 k 声母分化出 tɕ 声母,对应川黔滇方言中的 k、tɕ 声母。数量在信息中非常重要,语言是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表达数范畴的语言符号是比较固定的。川黔滇苗语数词中的 kəu¹³ 作为基数词十分稳定,数词“三十”pi³¹tɕəu¹³ 及以上的数词,是受到黔东方言的影响产生的。来自黔东方言的 tɕəu¹³,无法占领到“三十”以下的位置,但同样作为稳定的语言形式,在语用竞争中出现在“三十”到“九十九”的构词中。这种稳定的形式不自由语素,保留在川黔滇方言多数次方言中。

2. 语言内部的促进

语用导致语义弱化促使新形式得以巩固。kəu¹³在构成“三十”以后的位数词构词中,它虚化为不自由语素,仅用来表示位数语义,这种虚化也促使了语音形式的变化。

叙永苗语中 tɕiu¹³是后起的结果,在语用也有体现。叙永苗语的口语中,表示大数目的时候,偶尔会有 nen²¹kəu¹³与 au³³tɕiu¹³混用情况。如 ni¹¹ku⁴⁴liəu²⁴i³³pa³³au³³tɕiu¹³ki⁵³(你挑得一百二十斤),但是三十以上绝不出现 kəu¹³。

结论

数词是语言中基本的组成单元,有的语言数词丰富,语言发展、演变以及接触中,各语言会通

过不同的手段丰富自己表意的系统。苗语川黔滇方言的多数方言中的数词“十”,从它的使用和演变,可以观察苗语演变的一些规律。苗语数词“十”,不是任意搭配的结果,而是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这与语言内部的语音规律是相符合的。两种变体都是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存在,并且是不能单独使用不自由语素。苗语中有大量的鼻冠音音位,数词“二十”nen²¹ŋkəu¹³出现鼻冠音,即符合苗语音系特点,也符合语音结构的特点。“三十”以后的位数词 tɕiu¹³是后起的形式,是不同使用群体融合导致的,并且在口语中,有替代基本形式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罗兴贵,杨亚东. 现代苗语概论·川黔滇方言[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82.
- [2] 陈其光. 苗瑶语数词[J]. 汉藏语学报,2007(01):190.
- [3] 陈其光. 苗瑶语文[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709-716.
- [4] 杨波. 现代苗语方言鼻冠音声母声学实验分析[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1.
- [5] 伍新福. 苗族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 [6] 方国瑜著. 秦树才,林超民整理. 云南民族史讲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袁向芬]